



孟子讀本



廣益書局刊行

14

凡例

本書的內容分章旨、批評、註釋、解說等，務使學者容易學習，收融會貫通之益。

章旨為治經學的第一步功夫，特揭明於每章標題的下面。
歷來批孟子的，要算蘇老泉氏批的為最當。本書於孟子的文法一本蘇氏列在每章的白文的上欄。

歷來讀孟子的，都宗朱註。本書的註釋解說，一以朱註為歸。
註釋解說附在每章的後面，使學者容易查考，容易對照。
釋筆力求明白簡當，使學者一目了然。

本書逢著應該圈聲的字，依平上去入四聲，一律加圈。
本書一律用新標點，惟白文依蘇氏原本，加進舊式標點。

編者識

孟子傳畧

孟子是魯國孟孫氏的後裔，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鄰國人，父名激，字公宜。娶仇氏，夢神人駕著雲，攀龍引鳳，從泰山來，將到嶧的地方，注目好久，忽見片雲降下，就驚醒。那時閭巷人都見五色雲蓋著孟家，那孟子就產生了。

孟子三歲時，故了父親，母有賢德，起初住在墓旁。孟子的遊戲，學那踴躍築埋的事。孟母道：『這裏不是我所以居我兒呢。』便搬家到街市。孟子學那商人喊賣的事。孟母道：『這裏也不是我所以居我兒呢。』再搬家到學宮的旁邊。孟子那麼設俎豆，學習揖讓進退的禮儀。孟母道：『這裏真可以居我兒了。』就在這地方久居。孟子少時，東鄰殺猪，孟子問母道：『東鄰為甚殺猪？』孟母道：『他要殺來給你吃。』說著，便自悔道：『這兒在懷胎時，我對於不正的席，不坐，割得不正的肉，不吃，所以施胎教呢。現在他正在求知，就欺騙他，是教他不信了。』於是買東鄰猪肉給他吃，以明不欺。

孟子稍長，就學回來。孟母正在績麻，問他所學怎樣。孟子說是仍舊如此。孟母使

把刀斷了織，說道：『你的廢學，像我斷了這個織。講到君子積學以成美名，好問以廣知識，所以居便安寧，動便遠害，現在你廢了學，好比女子織績求食，中途廢了，不做，怎能把衣供他丈夫，一輩子不憂食的缺乏呢？』孟子聽了，怕上心來，從此勤學不輟。

孟子娶田氏做妻，一天田氏剛獨居，孟子進門一見了她，便出來對母道：『我的妻沒有禮，出了她罷。』孟母問道：『為的甚麼？』孟子道：『她露出臂膊的坐著。』孟母道：『這是你沒有禮。』經說：『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這是不掩人不備呢。現在你到私室裏，跨進門口，沒有聲，使人猝不及防，以致露出臂膊，你看，這是你沒有禮啊。』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出妻。

孟子的師承按史記是受業於子思——孔子的孫——的門人；孔叢子所載，乃是直接從子思學的他，問子思道：『堯舜文武的道，可用力去做，做到麼？』子思道：『他是我，也是人，稱述他的說話，實行他的行為，夜間去想，日間去行，勤懇的像農人的赴時，商人的趨利，那裏做不到的呢？』

講到道統，堯把道傳給舜，舜傳給禹，禹傳給湯，湯傳給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給

孔子傳給孟子

原來孟子離孔子百多年，他的師是子思，子思的學出於曾子，曾子是孔子的門人，所以孟子知孔子的道的是間而知之了。

孟子道既通，適逢梁惠王卑禮辱幣的招納賢人，就去見惠王。後來到齊，齊王使他做上卿。孟子在齊有憂色，對著柱間歎氣。孟母見了，問道：「你對著柱間歎氣，像有憂色，為甚麼呢？」孟子道：「軻聽見君子稱了自身的德，以受爵位，不為著苟得而受賞，不貪著榮幸的俸祿，現在道既不用，情願去齊，但是母年已老，所以憂呢。」孟母道：「婦人沒有專主的義，而有三從的道，這是禮呢。現在你已成人，而我已老，你行你的義，我行我的禮，你何必憂呢？」

孟子遊齊、梁等國，時君以其言為過濶，不能用。那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把攻伐為能事。孟子獨述唐虞三代的德，所以到處不合，退而與公孫丑、萬章等門人序詩書，述仲尼的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的有功聖門處，不可盡述，大要如下列幾條：

孔子說一個仁字，孟子兼說仁義；孔子只說一個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

此二字其功極多。

孟子性善養氣等說，素發前聖所未發。

孟子井田學校等計畫，是立國的大本。

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其功真不小的。

孟子拒楊墨，黜桓文，雖空言無補，可是後世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都是孟子的功。

青浦張兆瑤

松江沈元起識

批點
註解
白話孟子讀本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

① 梁惠章

章旨 孟子因梁惠王說利把仁義來格君心的非

孟子見梁惠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餒，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註釋】

① 梁惠王 魏都大梁也，稱梁惠侯名。② 叟 梁惠王稱王，惠是他的諡法。③ 不遠千里 關王三十

厚幣招賢，孟子

乃從鄰到梁。④ 利 是指富國。⑤ 仁義 仁是存心愛人，義是做事合宜。⑥ 大夫 官職比卿小一等。⑦ 士 庶人。⑧ 千乘之國 出兵車每車一輛，駕馬四匹，天子畿內

有一千方里，能

出萬輛兵車。⑨ 弑 音試，上下互相奪取。⑩ 萬乘之國 出兵車每車一輛，駕馬四匹，天子畿內

未育仁而遺其親者
二句蘇地
却正就上
句分開仁
義婉切

孟子見梁惠王句蘇
批一句截
住
王曰叟二
句蘇地婉
切
孟子對曰
句蘇地直
諫

忍呢？我並非吝惜一牛的費，用羊來換了牠，既然換了牠，宜乎百姓要說我吝惜了！』孟子說：『這也不妙，這確是仁人的心術，因為王看見牛不會有見羊的緣故，大凡君子對於禽獸，看見牠生，就不忍再見牠死；聽見牠聲音，就不忍再吃牠的肉，所以君子必定遠隔廚房的。』王歡喜道：『詩經巧言篇說：「他人有我的心，我還猜得着他。」就是夫子底說法了，原來我行過這件事，回來一想，我還不懂得我的本心，經夫子一說，我心裏又有些感動了，究竟這樣用心，能殼合于王道的，甚麼說呢？』孟子說：『有個人在王前告訴道：「吾的力氣能舉起百鈞的重量，但不能舉起一根羽毛；眼光能看到秋鳥毫毛的末端，但不能看見一車柴薪。」這樣王可相信他麼？』宣王說：『不可。』孟子說：『今王的恩惠能及到禽獸，但功德不到百姓身上，獨是甚麼緣故呢？然則一根羽毛的不舉起，只為他不用力氣；一車柴薪的不看見，只為他不用眼光；百姓的不見保護，只為王不用恩惠，所以王的不王天下，是不為，不是不能。』宣王說：『不為的和不能的情形，有怎麼分別？』孟子說：『挾着泰山，跳過北海，對人說：「我不能。」這確是不能，替長者折一樹枝，對人說：「我不能。」這是不為，不是不能，所以王的不王天下，不是挾着泰山，跳過北海的一類；王的不王天下，是折樹枝的一類。王只要先敬重自己年老底父兄，然後推到別人，也去敬重他年老底父兄，慈愛自己年幼底子弟，然後推到別人，也去慈愛他年幼的子弟，天下可運到手掌上了。』詩經上說：

「先做個好榜樣給妻子看，再推到兄弟們，再推到治一家治一國。」這幾句話，是說用這仁心，加到他們身上罷了。所以能够推恩，就可以保四海，不能够推恩，連妻子也不保。古時的人，斤斤於大大地勝過人們處，沒有旁的，只是會推廣他所為的事就是了。今王底恩惠能及到禽獸，但功德不到百姓身上，獨是甚麼緣故呢？用權來稱，然後曉得輕重，用度來量，然後曉得長短，凡物都是這樣，心比物更加要緊，請王度量，度量或者王要興動甲兵，危害將士，結怨在諸侯，然後快樂到心裏麼？」宣王說：「不，吾何嘗快樂這個，不過將要拿來求吾的大欲。」孟子說：「王的大欲，可說給我聽聽麼？」王只笑着不說。孟子說：「王為着肥美的飲食，不穀吃在嘴裏麼？輕煖的衣服，不穀穿在身上麼？還是為着采色，不穀看着眼睛裏麼？聲音不穀聽在耳朵裏麼？倭倭的人，不穀使喚在前面麼？我想王的許多臣子，這些事都可以供給了，難道王為着這個麼？」宣王說：「不，吾不為這些事。」孟子說：「然則王的大欲，可以知道了，要闢得土地，朝得秦楚，身臨中國而撫治四夷，但是拿這樣所為，求這樣所欲，就像攀緣樹木，想去求魚了。」宣王說：「像這樣難的麼？」孟子說：「怕要比這些緣木求魚，雖則不得魚，也沒有後患，拿這樣所為，求這樣所欲，盡心力去做，後來必有災難。」宣王說：「可講給我聽聽麼？」孟子說：「鄰國人同楚國人開戰，王以為那一國勝？」宣王說：「自然楚國人勝。」孟子說：「然則小的本不可以敵大，寡的本不可以敵眾，弱的本不可以敵強。」

敵強，海內之地，千里見方的有九處，齊地湊攏來，也不過占其中的一分，拿一來服八，和把鄰國敵楚國有什麼分別麼？王也只要返求到根本上才是。今王果能頒發善政，施行仁德，使天下做官的，都願立在王的朝；耕田的，都願耕在王的野；做商賈的，都願藏在王的市；行旅的，都願出在王的路；天下有厭惡他君的，都願來告訴王；像這樣，那個能止得住他使不來歸服呢？宣王說：『我很糊塗，不能進到這地步。願夫子幫助我的志願，明明白白來教導我，我雖則不聰明，請嘗試一下。』孟子說：『沒有恆產而有恆心的，只有士人能穀這樣像那百姓們沒有恆產，因此就沒有恆心，假使沒有恆心，那就放縱、乖僻、邪曲、侈肆的事，無所不為；等到他犯了罪，然後用刑罰來處治他，這是張着羅網陷害百姓了。宣有仁人在上位，張着羅網陷害百姓的事，可以做得的麼？所以明達的君制定百姓的恆產，必使他們上足以奉事父母，下足以畜養妻子，豐年能穀一輩子吃飽，荒年也免掉餓死逃荒，然後驅使他們歸到善上去，所以百姓的從善也就容易了。到了如今，制定百姓的恆產，却是他們上不足以奉事父母，下不足以畜養妻子，豐年尚且一輩子吃苦，荒年更不免餓死逃荒，這時只圖救死，還怕力量不敷，那裏有功夫去修治禮義呢？王如果要行仁政，何不返求到根本上去？五畝的住宅，宅旁種植桑樹，五十歲的可穿綢帛了；雞豚狗彘的畜養，不失掉他孕育的時候，七十歲的可以吃些肉了；百畝的田，不奪他耕種的時候，八口的人家，可沒有飢餓了；

蘇批這篇
悲壯頓挫
深得吾君
的體

獨樂樂二
句蘇批倒
問兩語卻
起波瀾

此無他二
句蘇批分
明疎朗

謹慎庠序的教育，還要再三開導他用孝悌的道理，半白頭髮的老年人，就不至負載在道路上了。老者穿帛吃肉，少壯黑髮的人，也不飢不寒，然而不能王天下的，斷沒有了。」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① 莊暴章

（章句）因齊王好樂引他歸到與民同樂上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的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的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的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的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註釋】

①莊暴

②庶幾

③樂樂

④鼓樂

⑤鐘

⑥管

⑦籥

⑧旄

⑨羽

⑩旄

⑪羽

⑫旄

像笛六孔，簫像笛三孔。①舉都。②疾首，頭痛。③戚，憂。④類，類。⑤切，切。⑥類，類。⑦音，音。⑧遇，遇。⑨類，類。⑩音，音。⑪遇，遇。⑫類，類。⑬音，音。⑭遇，遇。⑮類，類。⑯音，音。⑰遇，遇。⑱類，類。⑲音，音。⑳遇，遇。㉑類，類。㉒音，音。㉓遇，遇。㉔類，類。㉕音，音。㉖遇，遇。㉗類，類。㉘音，音。㉙遇，遇。㉚類，類。㉛音，音。㉜遇，遇。㉝類，類。㉞音，音。㉟遇，遇。㊱類，類。㊲音，音。㊳遇，遇。㊴類，類。㊵音，音。㊶遇，遇。㊷類，類。㊸音，音。㊹遇，遇。㊺類，類。㊻音，音。㊼遇，遇。㊽類，類。㊾音，音。㊿遇，遇。

旗杆上垂旄牛尾的，就是

旗杆上垂旄牛尾的，就是

旗杆上垂旄牛尾的，就是

旗杆上垂旄牛尾的，就是

旗杆上垂旄牛尾的，就是

旗杆上垂旄牛尾的，就是

旗杆上垂旄牛尾的，就是

旗杆上垂旄牛尾的，就是

旗杆上垂旄牛尾的，就是

旗杆上垂旄牛尾的，就是

旗杆上垂旄牛尾的，就是

【解說】

莊暴去見孟子道：『暴去見王，王對暴說着好樂，暴沒有話去回答他，敢問好樂這事情，您看怎麼樣？』孟子說：『王好樂到極頂，那齊國差不多可以治呢！』過了幾天，孟子去見齊王，問道：『王曾對莊子說過好樂，有的麼？』王忽然變色道：『寡人不是能殺好先王的樂，只好世俗的樂罷了。』孟子說：『王好音樂到極頂，那齊國大約可以治呢！』原來現在的樂，就像古時的樂啦。王說：『可說給我聽聽麼？』孟子說：『一個人作樂的

莊暴去見孟子道：『暴去見王，王對暴說着好樂，暴沒有話去回答他，敢問好樂這事情，您看怎麼樣？』孟子說：『王好樂到極頂，那齊國差不多可以治呢！』過了幾天，孟子去見齊王，問道：『王曾對莊子說過好樂，有的麼？』王忽然變色道：『寡人不是能殺好先王的樂，只好世俗的樂罷了。』孟子說：『王好音樂到極頂，那齊國大約可以治呢！』原來現在的樂，就像古時的樂啦。王說：『可說給我聽聽麼？』孟子說：『一個人作樂的

莊暴去見孟子道：『暴去見王，王對暴說着好樂，暴沒有話去回答他，敢問好樂這事情，您看怎麼樣？』孟子說：『王好樂到極頂，那齊國差不多可以治呢！』過了幾天，孟子去見齊王，問道：『王曾對莊子說過好樂，有的麼？』王忽然變色道：『寡人不是能殺好先王的樂，只好世俗的樂罷了。』孟子說：『王好音樂到極頂，那齊國大約可以治呢！』原來現在的樂，就像古時的樂啦。王說：『可說給我聽聽麼？』孟子說：『一個人作樂的

莊暴去見孟子道：『暴去見王，王對暴說着好樂，暴沒有話去回答他，敢問好樂這事情，您看怎麼樣？』孟子說：『王好樂到極頂，那齊國差不多可以治呢！』過了幾天，孟子去見齊王，問道：『王曾對莊子說過好樂，有的麼？』王忽然變色道：『寡人不是能殺好先王的樂，只好世俗的樂罷了。』孟子說：『王好音樂到極頂，那齊國大約可以治呢！』原來現在的樂，就像古時的樂啦。王說：『可說給我聽聽麼？』孟子說：『一個人作樂的

莊暴去見孟子道：『暴去見王，王對暴說着好樂，暴沒有話去回答他，敢問好樂這事情，您看怎麼樣？』孟子說：『王好樂到極頂，那齊國差不多可以治呢！』過了幾天，孟子去見齊王，問道：『王曾對莊子說過好樂，有的麼？』王忽然變色道：『寡人不是能殺好先王的樂，只好世俗的樂罷了。』孟子說：『王好音樂到極頂，那齊國大約可以治呢！』原來現在的樂，就像古時的樂啦。王說：『可說給我聽聽麼？』孟子說：『一個人作樂的

莊暴去見孟子道：『暴去見王，王對暴說着好樂，暴沒有話去回答他，敢問好樂這事情，您看怎麼樣？』孟子說：『王好樂到極頂，那齊國差不多可以治呢！』過了幾天，孟子去見齊王，問道：『王曾對莊子說過好樂，有的麼？』王忽然變色道：『寡人不是能殺好先王的樂，只好世俗的樂罷了。』孟子說：『王好音樂到極頂，那齊國大約可以治呢！』原來現在的樂，就像古時的樂啦。王說：『可說給我聽聽麼？』孟子說：『一個人作樂的

莊暴去見孟子道：『暴去見王，王對暴說着好樂，暴沒有話去回答他，敢問好樂這事情，您看怎麼樣？』孟子說：『王好樂到極頂，那齊國差不多可以治呢！』過了幾天，孟子去見齊王，問道：『王曾對莊子說過好樂，有的麼？』王忽然變色道：『寡人不是能殺好先王的樂，只好世俗的樂罷了。』孟子說：『王好音樂到極頂，那齊國大約可以治呢！』原來現在的樂，就像古時的樂啦。王說：『可說給我聽聽麼？』孟子說：『一個人作樂的

莊暴去見孟子道：『暴去見王，王對暴說着好樂，暴沒有話去回答他，敢問好樂這事情，您看怎麼樣？』孟子說：『王好樂到極頂，那齊國差不多可以治呢！』過了幾天，孟子去見齊王，問道：『王曾對莊子說過好樂，有的麼？』王忽然變色道：『寡人不是能殺好先王的樂，只好世俗的樂罷了。』孟子說：『王好音樂到極頂，那齊國大約可以治呢！』原來現在的樂，就像古時的樂啦。王說：『可說給我聽聽麼？』孟子說：『一個人作樂的

莊暴去見孟子道：『暴去見王，王對暴說着好樂，暴沒有話去回答他，敢問好樂這事情，您看怎麼樣？』孟子說：『王好樂到極頂，那齊國差不多可以治呢！』過了幾天，孟子去見齊王，問道：『王曾對莊子說過好樂，有的麼？』王忽然變色道：『寡人不是能殺好先王的樂，只好世俗的樂罷了。』孟子說：『王好音樂到極頂，那齊國大約可以治呢！』原來現在的樂，就像古時的樂啦。王說：『可說給我聽聽麼？』孟子說：『一個人作樂的

莊暴去見孟子道：『暴去見王，王對暴說着好樂，暴沒有話去回答他，敢問好樂這事情，您看怎麼樣？』孟子說：『王好樂到極頂，那齊國差不多可以治呢！』過了幾天，孟子去見齊王，問道：『王曾對莊子說過好樂，有的麼？』王忽然變色道：『寡人不是能殺好先王的樂，只好世俗的樂罷了。』孟子說：『王好音樂到極頂，那齊國大約可以治呢！』原來現在的樂，就像古時的樂啦。王說：『可說給我聽聽麼？』孟子說：『一個人作樂的

莊暴去見孟子道：『暴去見王，王對暴說着好樂，暴沒有話去回答他，敢問好樂這事情，您看怎麼樣？』孟子說：『王好樂到極頂，那齊國差不多可以治呢！』過了幾天，孟子去見齊王，問道：『王曾對莊子說過好樂，有的麼？』王忽然變色道：『寡人不是能殺好先王的樂，只好世俗的樂罷了。』孟子說：『王好音樂到極頂，那齊國大約可以治呢！』原來現在的樂，就像古時的樂啦。王說：『可說給我聽聽麼？』孟子說：『一個人作樂的

莊暴去見孟子道：『暴去見王，王對暴說着好樂，暴沒有話去回答他，敢問好樂這事情，您看怎麼樣？』孟子說：『王好樂到極頂，那齊國差不多可以治呢！』過了幾天，孟子去見齊王，問道：『王曾對莊子說過好樂，有的麼？』王忽然變色道：『寡人不是能殺好先王的樂，只好世俗的樂罷了。』孟子說：『王好音樂到極頂，那齊國大約可以治呢！』原來現在的樂，就像古時的樂啦。王說：『可說給我聽聽麼？』孟子說：『一個人作樂的

原來現在的樂，就像古時的樂啦。王說：『可說給我聽聽麼？』孟子說：『一個人作樂的

樂比那同別的人作樂的樂，那一樣樂？」王說：「不如同別的人。」孟子說：「同少數人作樂的樂，比同多數人作樂的樂，那一樣樂？」王說：「不如同多數人。」孟子說：「臣請為王講音樂。」今王作樂在這裏，百姓聽見王鐘鼓的聲，箏簧的音，大家張着腦，縮着眉，彼此相告道：「吾王的好作樂如此，為怎麼使吾們百姓到怎樣窮困？父子不能相見，兄弟妻子各各離散開了。」今王田獵在這裏，百姓聽見王車馬的音，看見羽旄的美，大家張着腦，縮着眉，彼此相告道：「吾王的好田獵如此，為怎麼使吾們百姓到怎樣窮困？父子不能相見，兄弟妻子各各離散開了。」這沒有旁的，因不同百姓共樂的緣故。今王作樂在這裏，百姓聽見王鐘鼓的聲，箏簧的音，大家欣欣然有了喜色，彼此相告道：「吾王大約沒有疾病麼？不然，怎麼能作樂？」今王田獵在這裏，百姓聽見王車馬的音，看見羽旄的美，大家欣欣然有了喜色，彼此相告道：「吾王大約沒有疾病麼？不然，怎麼能穀田獵？」這沒有旁的，只因不同百姓共樂的緣故。今王能同百姓共樂，那末可以王天下了。」

（二）文王章

（章旨）借國起議，重與民同之句。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

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聞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園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註釋〕

①國

註見前王立章一七十里，的國在岐山下，不指雲岡。

②傳直應切古書。

③芻蕘

芻音初，蕘音曉，統四雉兔野雞。

④雉兔野雞。

禁

⑤郊關

國外百里為

⑥阱

音淨，掘地為

⑦阱

坎以陷獸的。

〔解說〕

齊宣王問道：

『文王的囿，見方七十里，有的麼？』孟子答道：『古書上曾有這』

說：『宣王說：『竟像這樣的大麼？』孟子說：『百姓還嫌他為小哩。』宣王說：『寡人的囿，見方四十里，百姓還以為大，是甚麼緣故？』孟子說：『文王的囿，見方七十里，斫柴的人都可以去，捉雉兔的人，也可去，同百姓公有的，百姓嫌他小，不是應該麼？』臣初到王的境上，先問了國裏最大的禁令，然後敢進來。臣聽說近郊關口的裏面，有園見方四十里，殺死其中麋鹿的，同殺了人的罪一樣，這竟是四十方里，做個陷阱在國中，百姓以為大，不是也應該的麼？』

③交鄰章

（章旨）

論交鄰的道理，分作兩截，上截是仁智以睦鄰，下截是勇以除暴。

以大事小者句蘇地以小事大者句蘇地樂天者保天下句蘇地以樂畏字轉王請大之句蘇地又振起今王亦一怒句蘇地就轉一句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一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註釋】

①事大事小事作推字解

②湯商朝開國之君名履

③葛國名湯事葛見錄

④昆夷西戎名文

⑤文王祖父

⑥獯鬻北狄名獯音熏鬻音育次

⑦句踐越王名吳王夫差及颺颺王戰與

⑧天理

⑨詩詩經周頌

⑩于時是

⑪撫劍按者

⑫疾

視忽目

而視詩經大雅皇矣篇

⑤ 赫發怒的樣子

⑥ 爰是

⑦ 旅衆

⑧ 遏遏止

⑨ 徂往

⑩ 召召喚

⑪ 旻天

⑫ 旻天

的地地

⑬ 萬厚

⑭ 祐福

⑮ 書周書泰誓篇

⑯ 降生

⑰ 越越

⑱ 厥他

⑲ 志志

⑳ 衡同

㉑ 衡同

㉒ 衡同

㉓ 衡同

【解說】

齊宣王問道：

「交好鄰國，有方法麼？」

孟子答道：

「有！只有仁的人，能拿大國

去事小國，所以商湯是葛國，文王事昆夷，只有智的人，能拿小國去事大國，所以太王事獯

鬻，句踐事吳國，拿大國去事小國，是樂天理的，拿小國去事大國，是畏天道的，樂天理的，可

以保天下，畏天道的，可以保一國，詩經上說：『怕上天臨下的威，於是可保守這天命。』王

說：『好！濶大你的話，不過窮人有個毛病，窮人只是好勇。』孟子對道：『請王別好小勇，像

那按着劍，睜着眼，說道：『他們怎敢抵敵我呢？』這是匹夫的勇，只能敵一個人的，請王還

要比大這些，詩經上說：『王赫然動了怒，於是整着他的軍旅，去阻止那往犯鄰境的敵兵，

這一來可加厚周家的福祚，也可對答天下的人心。』這是文王的勇，文王一怒，就安了天

下底百姓的，書經上說：『天生了在下的百姓，替他立的君，立的師，天意不過說：『要這做

君師的，幫助上帝，所以寵給他做君師在這四方上。』如今天下的人，有罪的當誅，無罪的當

安，只有我在此作主，天下怎敢有違他底心志而想作亂的麼？』天下有一個人橫行作亂，

武王很羞恥的，這是武王的勇，武王也一怒而安了天下底百姓的，現在王也當一怒而安

天下的百姓，百姓只怕王不好勇呢。』

天下底百姓，百姓只怕王不好勇呢。』

天下底百姓，百姓只怕王不好勇呢。』

天下底百姓，百姓只怕王不好勇呢。』

天下底百姓，百姓只怕王不好勇呢。』

天下底百姓，百姓只怕王不好勇呢。』

天下底百姓，百姓只怕王不好勇呢。』

天下底百姓，百姓只怕王不好勇呢。』

天下底百姓，百姓只怕王不好勇呢。』

天下底百姓，百姓只怕王不好勇呢。』

天下底百姓，百姓只怕王不好勇呢。』

天下底百姓，百姓只怕王不好勇呢。』

天下底百姓，百姓只怕王不好勇呢。』

天下底百姓，百姓只怕王不好勇呢。』

〔蘇地〕前五論後引證

不得而非其上者四

句〔蘇地〕四句轉

樂民之樂四句〔蘇地〕四句整

樂以天下二句〔蘇地〕一句承上

一句結

昔者句〔蘇地〕八句引證

無非事者句〔蘇地〕結

上貫下

一遊一豫句〔蘇地〕一

句結今也

④雪宮章

〔章旨〕重在不自樂而與民同樂上樂民之樂句是一篇要領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

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

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

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

侯，曰：「巡狩，狩巡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

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

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

勞者弗息，罔睂胥譏。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

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

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